



夏日的栀子花香

高解春

漫步在故乡新村的碎石路上,迎面走来一个身穿青花对襟衫、头上包着白色毛巾的老妪,用那带着浓重的本地乡音的亮嗓吆喝着“栀子花,白兰花!”我闻着那朴实的幽香,童年夏日栀子花香的旧事又浮现在了眼前。

梦中,祖母那张慈祥、开朗的笑容总是浮现在我眼前。祖母是很传统的宁波老太,一生勤劳,喜爱清洁。每日清晨,当我睡眼蒙蒙睁开时,祖母已端坐在梳妆台前。那年代还没有现今时髦的摩丝、护发素等玩意,祖母隔夜将带有樟木香的刨花浸在碗中的水里,晨起就用那刨花水将那齐肩的长发梳得纹丝不乱、乌黑铮亮,然后在脑后盘起一发髻。祖母对镜梳妆,用那纤细的素手摆弄秀发时,可以看出她的笑脸充满着满足。祖母对镜梳妆、对生活充满热爱的定格,将我带入了童年每一个迎接朝阳的清晨。

夏日的祖母,总喜欢穿那件香云纱的中袖大襟衫。香云纱是一种传统古老手工制作的布料,正面是朱砂样的黄褐色,反面是黑色的,有点硬,但祖母说正是这种不贴身的感觉,在夏日带来了清风一缕入袖来的凉爽。童年围在祖母膝前听她讲那几乎可以熟背的老故事时,我常常喜欢玩弄她那清爽的香云纱衫的下摆。祖母在屋内忙碌时,那香云纱衫飘过,纱绸摩擦产生的窸窣窣窣的声响,在童年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个难忘的夏日。

夏日的祖母,常在那大襟香云纱衫的第一个纽扣上佩带戴着一对栀子花。栀子花没有那秀媚飘逸的绿叶衬托,没有那一枝多花的争艳齐放,一个花苞上只有一朵小小的白花,并不张扬,从不怒放,即使数日后花黄凋谢,那花瓣也只是微微地张开。但那栀子花的幽香,常让人如痴如醉,远远地就可以闻到,而且难以忘怀。那清新素朴的香味,远不是今日姑娘们身上的香水所能媲美,那种素馨的感觉,如初春的柳芽、初夏的荷尖,似深秋的幽兰、严冬的腊梅,是当今繁华的都市人很难体会的情怀。

童年的夏日,没有空调营造的清涼世界,也没有那么多的冷饮冰品,却总给我一种清涼闲定的回忆:暑假中的我们,早饭后拿着小板凳,带着暑假作业本和文具盒,来到路边的树荫下,班级“小小班”的几个小伙伴,趴在小板凳上做暑假作业。哪家的妈妈吆喝一声“回家吃饭了”,我们就一起拿起板凳回家。午后酷暑之时,我们多在家中的凉席上午睡片刻,兄弟几个并排睡在床上,每人手上一把蒲扇,慢慢地摇着,当蒲扇渐渐不动了时,我们也就进入了梦乡。晚饭后我们早早冲凉后来到了路灯下,乘凉的人三五围坐。我最多的是和几个小伙伴下四国军旗,一直酣战到夜深人静,才回家睡觉;或扎堆在男人们闲话堆里,听他们讲国际形势、讲人生、讲市井八卦……

童年的夏日,总让我回味。那份单纯、那份清闲、那份心灵上的清爽,或许与现代都市的奢华相比有些清贫,或许在今日的时尚风情中看来有点青涩,但也是那样地令人难忘。童年夏日的栀子花香,以其清新拂幽的情怀,让我留恋向往。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智慧餐

郑辛遥 失去棱角之物,只会不断变弱。

孩子,我为你们喝彩

叶良骏

陶行知说,孩子和青年最伟大。孩子身上有无穷的潜能,一旦被发掘,就会有无数可能。

小D去年9月来《黎明之前》剧组,刚上高一。在选扮演周恩来的演员时,我看到他望着我的眼神,那种渴望,带着些许忧郁,一下子打动了我的“你想演周恩来?”

他说是的,那是磁性的嗓音,我决定让他试试。他用心、专注,此剧最难演的角色“周恩来”立起来了。未等我庆幸找到了合适的演员,我就担心起来。我发现他平时几乎不说话,剧组任何活动,他都不参与,心事重重、面无表情,完全不符合他的年龄。他像块钢铁包着的冰,又硬又冷。

的确,孩子需要的不是爱,而是了解。我试图走近他。我带他去参观宋庆龄故居。他说,演周恩来为什么要去看宋庆龄?我未作解释,只要他仔细看。一封周恩来的信上,他看到了签名,这个60年前的签名,使他触摸到历史的厚重,他的话忽然多起来了。参观后,在氤氲的水汽茶香中,我敞开心扉,以真情温暖这颗冰冷的心。

我说了母亲重病卧床,再也不会与我告别时,说那句她说了几十年的话:“路上当心!”说到伤心处,我潸然泪下。他听着,忽然大哭,断断续续说出了多年的心结。我们为自

己常有的无助、无奈一起哭泣。我从心中流露的悲伤,打动了他。这以后,我没有过多说教,而是用了一些办法,做得最多的是“逼”。我发现他从小爱画画,逼他设计演出海报;他不爱与人交流,逼他与同学一起读戏中旁白,带他们去录音棚录音;发现他作文写得好,逼他写文章,推荐去报刊发表……我带他去看演出,去书店买书,去思南书局与名家交流,去采访音乐学家薛范。请他加入我组织的剧本创作小组,带他去宁波采风,去苏州寻找春天。唯一的要求是,天天去上学,我不能让一个不爱读书的人去演周恩来。

我以自身经历告诉他,母爱最伟大。外出时,我提醒他给妈妈带礼物,母亲节,要他买花。我逼他创作画,每天晚上只要他在画,再晚我也和他一样不睡觉。慢慢地,坚冰开始融化,他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他的画越来越越好,他的手绘红色戏剧明信片公开发行,他画的插图将出现在我明年出版的书籍里。在我们创排的新戏里,他又担任主演,再次展示了他的风采和努力。曾经常常逃课的他,现在天天快乐地去上学。他变得阳光、开朗,他融

入了集体,脸上常浮现出以前难得一现的笑容。我带他参加各种活动,在分别时,他会说,老师您路上当心,谢谢老师,还常常会深深一鞠躬。不经意中流露的感恩之举,令我欣慰。像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剧组不是一个两个。戏剧是门神奇的艺术,它让孩子们变得自信,学会合作,从中得到快乐。这正是校园戏剧真正的目的。我们不断发掘孩子们的潜能,然后,让他们各司其职,不断地肯定他,夸他,说得最多

的是,你很能干,你真行!一个教师弯下身子与孩子们对话,为他们创设合适的机会,以自己的热情唤起他们心中的梦想,是真的会创造出奇迹的。看到小D生气勃勃的脸庞,听到穿越时空的至理名言,感受孩子们的激情,舞台上,一个个戏剧白丁变成了鲁迅、瞿秋白、周恩来、叶澄衷……化作了犹太难民、英国商人……精彩纷呈,满台生辉。掌声响起,忘记了所有的劳累,我只想见你们是我的幸运。孩子,我为你们喝彩!

家庭生活需要精心呵护

陆雪

八月上旬周末的一个傍晚,暑热尚未完全消退。杨浦区宝地东花园小区内,一对满头银发的老夫妻正携手散步纳凉,行走时两人还不时停下脚步,彼此为对方打着扇子,送去凉风。目睹如此温馨的场景,让人颇为感慨,不禁为之动容。

有句老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尊重包容和彼此欣赏是夫妻关系保鲜的一个秘诀,两位老人相亲相近,相扶相伴,虽然看起来艰辛但很温馨,它带来更多的感动。曾以为爱情就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美;曾以为婚姻就是神圣而坚固的爱情保险箱;曾以为小说里的婚姻爱情就是自己所应拥有的。可婚后许多人终于渐渐明白,以前的想法显得有些幼稚,也有点不现实。夫妻之间要想长久恩爱和白头偕老,确实需要双方经常培土浇灌和不断用心经营。

平平淡淡才是人生真谛。走完了浪漫激情的岁月之后,婚后的家庭生活开始步入平淡轨道,甚至每天过的都是像白开水一样的日子。确实,再精彩的人生,都要度过每个清晨和黄昏,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享受,那么日子就不会孤单,我们也会在平淡的生活中收获到更多的幸福。

只有用心经营,才能让家庭成为爱的港湾。夫妻俩不仅要彼此宽容、沟通和信任,还要互相理解、包容和尊重。只要两个人都愿意为小家去努力奋斗,婚姻肯定会长长久久,白头到老。

一向出名的杭州小核桃,其实就是离其不远的临安山核桃,每年九月初,漫山遍野的核桃树上结满了核桃果。因为它们长在高高的树上,很难“摘”,只能用竹竿像打枣一样去打,所以才有“打山核桃”一说。习惯了小核桃肉的城市人,对山核桃多少有点好奇。这次我去天目山农家乐旅游,正好赶上“打山

打山核桃

侯宝良

核桃”季节,目睹了这难得的场景,知晓了山核桃收获的艰辛和不易。临近中秋,天气渐凉,农家乐进入了淡季,乡民们却进入了“打山核桃”的旺季,而且必须抓住这最佳时机。他们每天天微亮就早早上山,在崎岖的山道上、杂草丛生的树林里或在嶙峋的山坳里用长长的竹竿,仰着头有核桃的树杈或树枝上一阵猛烈地敲打或横扫,成熟的小核桃应声落下。

那天我信步在山坡上,听到附近树林里有阵阵噼啪的敲树声,不少小圆果像孩童时玩的玻璃球,弹跳着滚落到我跟

前,我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前往林子里。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妇女正弯腰捡拾地上的核桃。她告诉我,也有些参天老树长得很高,足有一二十米高。操竿的人还得爬上高高的树枝去打,甚至攀上伸延远处的树梢去挥竿。如今,因山体滑坡或劈山开路,有些核桃树几乎临近在悬崖峭壁上,但这些危险处的山核桃肉质特别紧致,味道更香。

打下核桃只是第一步,要吃到肉质油亮、满口留香的山核桃肉,还要经过去果肉取核、碎壳取肉、烘炒等多道工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山核桃肉的美味同样要有多少人流流汗水的付出,应该就是“闻知口中香,颗颗也艰难”了。

翻遍《元曲100句》,独爱宋方壶的《山坡羊·道情》,曹老师心有戚戚焉,打算把整首作品刊下。一枚“青山相待”,二枚“白云相爱”,得心应手,那白云、青山仿佛通了灵气,故友一般,拥至笔端,高峻飘逸,各具情态。所谓“关门即深山”,也许就是这个道理。深山不在远处,而在我们心里,在于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时空。

刻到第三枚“梦不到紫罗袍共黄金带”难住了,九易其稿,要么字距不均匀,要么疏密不对,日思夜想,眼睛里、梦乡上,全是“紫罗袍共黄金带”。在复印机上,几番缩小,几番放大,最后,还是求教老师定稿,方可行刀。

“人们梦寐以求的‘紫罗袍共黄金带’,哪能说放弃就放弃的。”我们不禁哈哈大笑。我说,过了“紫罗袍共黄金带”的关口,下面的几组就顺利了。分别是“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陋巷箪瓢亦乐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一茅斋,野花开”,心中无事,只会种竹浇花,意境就来了。诗意、禅意、酒意、画意尽在其中。倘若我们总“管甚谁家兴废谁成败”,沉醉在功名利禄中,便无法体会诗意,因为诗意在情,功利伤情;倘若我们执着于六尘,则无法体会禅意,因为禅意无执;若是我们太过理性,则无法体会酒意,因为酒意原在放浪形骸;假如我们不善用

心眼观察,则无法体会画意,因为画意无所不在,既在形象,又在其神。而这些,都可以在一个“贫,气不改;达,志不改”的无所束缚的心灵中发现。有“青山相待”,有“白云相爱”,又何尝不是世间清福?我们做老师的,放假了,时间铺天盖地地来了。早晨,不必担忧闹钟的搅扰,平和安稳的睡眠,给了自己神采奕奕的一天;中午,不必牵记一个学生的作业批改和殚精竭虑的建议,在咖啡的氤氲里,品味美好的心情;而整个下午,甚至晚上,把自己交给一位哲人,聆听他灵魂的絮语,接受他精神的抚慰和心灵的疗治,不觉万籁俱寂。也可以让三国的英雄在眼前打打杀杀,然后细细地咀嚼豪杰的悲情。

明代学者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写道:“人生有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又有涵养之如不识字人,是谓善读者。享世间清福,未有过于此也。”有书读,有空读,又善于读,不囿于读,世间清福也。而背包行走天下,也不失教书先生天赐的清福。或“清溪浅水行舟”,或“雨后登楼看山”,或“柳阴堤畔闲行”,或“花坞尊前微笑”,或“隔江山寺闻钟”,行走在坚硬粗粝的世界里,觅得一份温柔细腻的心绪。这是生命的感动,这是生活的馈赠,更是世间的清福。

七夕会

陈美

世间清福



知苑 新语

通常,如果一个人的脸上有雀斑,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不好看(至少在中国是这样),人们也总想掩盖或淡化脸上的这些小斑点;由于缺乏认识,便拿些化妆品胡乱涂抹之——没有效果。对待世上的事情往往由于地域、民族、信仰以及审美观的不同或时代和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和结论。瑞典儿童文学家林格伦的著名童话故事《长袜子皮皮》中的小主人公皮皮就是一个颇受读者欢迎的、脸上长雀斑的小女孩。

在英国的英王爱德华统治时期以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张无瑕、无斑点的白哲脸蛋被看作完美漂亮之脸的典范。反之,有雀斑的脸会让人联想起在露天劳作的无产者、平民和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雀斑的意义几经变迁,从讨厌、喜欢、性感、追求……直至用化妆品人工绘制。最近几十年来,雀斑不再被认为是“影响漂亮的因素”。

据称,美国著名女演员艾玛·斯通(人称“石头姐”,因《爱乐之城》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常用化妆品在脸上涂制雀斑。雀斑不是每个人都有,也不是人一生下来就有的。雀斑是人的浅层皮肤中黑(色)素增加而导致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会长雀斑,有的人不长雀斑呢?至今为止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跟人体中的MCIR基因有关。这种基因是控制人体分泌黑色素量的,同时也是决定人体产生哪一种黑色素的,因为黑色素有两种:真黑色素和类黑色素。真黑色素“主打”深褐色,类黑色素偏红黄色,两种黑色素组合后的混合物才决定皮肤和毛发的颜色(金黄色头发和红头发的人是因为类黑

色素较多;黑发人是因为真黑色素居多;老年人白发增多是因为黑色素总量下降了)。此外还有一个起激励作用的因素,常待在阳光下或常在阳光下作业的人,长雀斑的可能性较大;雀斑之所以只长在脸上、颈上、肩上、手背上,是因为这些部位常受到紫外线的照射,故紫外线在雀斑形成中起了很大的激励和诱发作用。有人认为,浅层皮肤中的雀斑会吸收紫外线,有如皮肤的防晒剂,可以保护浅层皮肤下面的细胞不受紫外线的伤害,是小生命(细胞生命)的拯救者,长雀斑应该自豪才是。经研究发现,MCIR基因能确保让雀斑在皮肤中以许多小点的形式分布,不至于散布得到处都是、大小不均。有的孕妇在怀孕期间会出现雀斑,分娩后会逐渐褪去。雀斑中的每一颗斑点的形状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雪花一样,没有两枚雪花是一样的。